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二一七八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本冊目次

附	清	敞	東	臞	履	默	壺	鐵	方	友	箕
	正	帚	野	軒	齋	齋	山	菴	壺	林	窻
	存	藁	農	歌	遺	遺	四		存	乙	
錄	稿	略	集	集	傳	稿	稿	集	稿	稿	集

宋	宋	宋	宋	明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徐鹿卿撰	包恢撰	戴昺撰	王邁撰	梅鼎祚編	吳潛撰	游九言撰	不著撰人	方大琮撰	汪莘撰	史彌寧撰	陳耆卿撰
……八〇五	……七〇三	……六八三	……四四一	……三八九	……三六五	……三三三	……一四五	……一一七	……八九	……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貧窳集卷一至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傅熊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膳錄貢生臣黃琮

膳錄副貢生臣黃道燮

膳錄監生臣單可茲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四

提要

貧窳集十卷

別集類三 宋

臣等謹案貧窳集十卷宋陳耆卿撰耆卿有

赤城志已著錄考吳子良荆溪林下偶談云

樂適汲引後進以文字之傳未有所屬晚得

耆卿即傾倒付囑之時士論猶未厭適舉東

坡太息一篇為證謂他日終當論定其後纔

欽定四庫全書

提要

十數年世上文字日益衰落而耆卿卓然為

學者所宗又云耆卿四六理趣深而先發長

以文人之筆藻立儒者之典刑合歐蘇王為

一家適深歎賞之核以適所作者卿集序稱

許甚至知子良所言為不誣謝鐸赤城新志

亦稱其文疆場甚寬而步武甚的惟車若水

為耆卿弟子所著脚氣集則曰予登貧窳先

生門方逾弱冠荆溪吳名輔

吳名輔即是子良之字先

從質憲已登科相與作為新樣古文每一篇
出交相諛佞以為文章有格歸呈先祖乃不
悅私意謂先祖八十有餘必是老拙曉不得
文字顧首顧尾有間有架且造語俊爽皆與
老拙不合也既而先祖與質憲皆即世吾始
思六經不如此韓文不如此歐蘊不如此始
知其非云云其持論獨異今觀其集雖當南
渡後文體衰敗之餘未能盡除積習然其縱

橫馳驟而一歸之于法度實有灝氣行乎其
間非渾緩之音所可比宜其與適代興矣讀
書附志載所著質憲初集三十卷續集三十
八卷宋史藝文志馬端臨經籍考已不著錄
世亦久無傳本今從永樂大典中採掇薈粹
共得文一百三十一篇詩三十八篇詞四篇
中如林下偶談所稱代謝希孟上錢相啓游
中鴻謚議之類均已亡缺蓋所存僅十之一

二矣謹釐正訛舛錄為十卷俾不終就湮沒
其葉適吳子良序跋及耆卿自序仍錄置前
後庶有以攷見其大畧焉乾隆四十六年九
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序

建安中徐陳應劉爭飾詞藻見稱於時識者謂兩京餘澤由七子尚存自後文體變落雖工愈下雖麗益靡古風不復者幾數百年元祐初黃秦晁張各擅毫墨待價而顯許之者以為古人大文賴數君復見及夫紛紜於紹述埋沒於播遷異等不越宏詞高第僅止科舉前代遺文風流泯絕又百有餘年矣文之廢興與治消長亦豈細故哉建安元祐恍然再覩蓋未易以常情限也若

欽定四庫全書

寶鑑集
序

續集序

文有統緒有氣脈統緒植於正而綿延枝派旁出者無與也氣脈培之厚而盛大華藻外飾者無與也六籍尚矣非直以文稱而言文者輒先焉不曰統緒之端氣脈之元乎自周以降文莫盛於漢唐宋漢之文以賈馬倡接之者更生子雲孟堅其徒也唐之文以韓柳倡接之者習之持正其徒也宋東都之文以歐蘇曾倡接之者无咎無已文潛其徒也宋南渡之文以呂葉倡接之者

欽定四庫全書

寶鑑集
續集序

者中夜授垂死囑焉而曰吾向以語呂公伯恭今以語
壽老四十年矣葉公既沒竇憲之文遂歸然為世宗蓋
其統緒正而氣脈厚也自元祐後談理者祖程論文者
宗蘇而理與文分為二呂公病其然思融會之故呂公
之文早葩而晚實逮至葉公窮高極深精妙卓特備天
地之奇變而隻字半簡無虛設者壽老一見亦奮躍策
而追之幾及焉然則所謂統緒正而氣脈厚也又豈直
文而已余十六從竇憲二十四從葉公公亦以囑竇憲
者囑予也情不復進每遐想太息之故於竇憲初集既
以鋟之海陵而今復併其續集鋟之豫章使夫統緒氣
脈之傳來者尚有考也吳子良序

自序

予八九歲學屬文十二入鄉校先生長者以其粗工舉
業亟進之他未知學也已而杜門銜恤去秋賦遠甚始
得肆其力於古今如登崑崙璆琳珎璜爛目萬狀欲與
之敵而應答不暇於是知作文之難詩咏性情非有感
觸不作他文雖強作亦不多見四六之浮至於家畢夔
而人稷契讀之欲噓予心病焉會四五郡侯連以牋翰
為囑辭不獲命涉筆無休時今數之不啻千百矣予三
十五竊末第人視之未為甚暮然老態先白卧病日十
九或謂予技癢役其形而然予思之誠是也獨以疇昔
勞瘁不忍付之埃土擇其粗可予懷者錄藏之今而後
當涵浸乎義理之學詞章之習不惟不敢亦不暇姑志
吾過以諗來者嘉定六年寒食節陳耆卿序

欽定四庫全書

貧意集卷一

宋 陳耆卿 撰

論上

顏子論

學貴實心貴虛不虛則不實矣是故學者必有所不受而後可以大受鑑之明也惟其不受塵也惟其不受塵故能受物之照不然則既染於物若之何受物哉學者之從聖人亦欲受斯道也游處并合非道不親請問辨

欽定四庫全書

貧意集
卷一

說非道不陳探玩修為非道不思不行夫豈不欲受斯道而卒又莫之受何也其中先有所受故也夫子道之至也顏子受道之至者也夫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又曰於吾言無所不悅是顏子能受道矣夫諸子之在聖門其問聖人者比肩其受教於聖人者比肩非不簡易明白也而或疑或辯或愠或譏故雖以聖人加意甄陶畢力鼓鑄猶有未喻者焉顏子獨何為而終日不違又何為而無所不悅耶此非顏子之自異於諸子

欽定四庫全書

貧意集
卷一

也諸子之心不虛而顏子之心虛也夫心本至虛而有欲則不虛顏子之虛本於克克則無欲無欲則虛虛則見天故夫子以天授顏子以天受形神交映骨脉俱融宜其終日不違而無所不悅也諸子非不欲悅也不能也顏子非有心於悅也不期悅而自悅也夫豈必言而後悅未言之前固已悅矣未言悅其道既言悅其言故顏子之於聖人可以言而亦可以無言也夫其所以至此者皆自其心之虛者得之不虛則方寸之內皆私欲也吾困於私欲不暇而何暇於道嗟夫私欲之難去久矣非必貨財聲色而後為私也以善視之以善為之而不能不倚於偏亦私而已矣故為惡之私易見而為善之私難知孔門之中不以窮達累志者罕矣由求之徒既不能不用賢如閔子則又以不用為高惟顏子不然用則行而舍則藏焉耳夫必於行者私也必於藏者亦私也顏子之心無私故不必於行而亦不必於藏惟其不必於行而亦不必於藏其藏也非隘其行也非肆此

顏子所以幾於夫子而閔子所以不若顏子也夫其斂形抱影於陋巷之間自樂疑若無此世矣為邦之問何勤如焉然則陋巷之間未嘗無高官廣廈也此顏子之所以幾於天也天下之以陋巷觀顏子者多矣不以陋巷觀顏子者顏子之徒也

曾子論

悟道者以真見體道者以真力力之至而見不與之俱是有四肢而無目也見之至而力為之憊是有目而無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三

四肢也雖然人以目為見而不能見乎目之所不見人以四肢為力而不能力乎四肢之所不力夫是以必貴於真見而且貴於真力也夫真力養於百年者也真見發於一朝者也豈惟一朝雖一噓吸之間可也豈惟百年雖與天地相終始可也世人知悟道之難而不知體道之不易以其所謂得於一噓吸者為妙而於天地相終始之說則悶悶焉夫是以崇見而黜力力之不勝而見亦錮矣忠恕者曾子之真見也弘毅者曾子之真力

也夫曾子以一唯而代萬夫之騰說則其見亦卓矣何

懼乎學之不竟而徒致其力哉吁此曾子之所以為善學而獨得乎聖人之髓者也曾子嘗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忠恕者曾子之所知而弘毅者所以行之也弘毅之不足力之不至則雖以曾子能無憂乎故曰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死而後已者不死則不已也非所謂與天地相終始者歟蓋天下之大而難致者莫如仁而其近且易入者莫如孝曾子以孝行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四

仁者也所謂本立而道生者也於是求之可以為近矣而猶曰遠焉猶曰死而後已焉則學之不如曾子者其可以已乎見之未及乎曾子者其可以已乎嗚呼使簣而未易吾知其猶未已矣使手足而未啓吾知其猶未已矣簣已易矣手足已啓矣從而已之無愧也雖然曾子可已也曾子之道不可以已也後曾子者能為曾子之孝則曾子常在目矣能為曾子之弘毅則曾子亦常在目矣聖門諸子之末流皆未免有弊而惟曾子獨無

樊得不以真見真力也哉或曰以曾子之力較之顏子則何如曰既竭吾才則顏子亦嘗用力矣然顏子之力施之未有見之初曾子之力則持之既有見之後也是故未見卓爾則顏子之力可施既見卓爾則顏子之力不可施非不可施也施之之至而將造於不施之地也若曾子則無時而不施矣其所以然則以見之未及顏子故也此所以操之執之期於死而無歎歎曾子始用力者也顏子始用力者也孔子不假力者也學者未能如孔則學顏可也未能如顏則學曾可也

朋黨論

昔讀魯論至君子小人和同周比之際未嘗不太息也和近於同然和有安輯之意焉同則迎合而已爾周近於比然周有普徧之意焉比則阿黨而已爾果若是易有比有同人何也曰聖人非惡於同與比也惡其苟也夫均為同與比而所以為同與比者不齊焉是故同于門則无咎同于郊則无悔而同于宗則吝比自内則正

吉外比之亦正吉而比之无首則凶然則同與比未可

盡黜也世或因魯論之語而盡黜之繫易非孔子乎昔

九官相遜而至於四岳薦鯀則弗成三千臣惟一心而

至於周公與召公則不悅天下不以四岳為同且比亦

不以召公為不能同且比夫以岳比鯀誠不可也以召

公比周公何不可者而莫之比何也至後世而朋黨之

事起小則亡身而甚則亡其國其所謂同與比者非復

雜乎大易之所許而已純乎魯論之所嫉矣無望其為

周公召公而視四岳之與鯀又大有逕庭矣吾不知曰

同曰比曰朋黨是三者其果異邪抑名異而實相近邪

由後世觀之朋黨非矣而前輩又曰小人無朋惟君子

則有之但當去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此又何也

日者抗疏之臣憫士大夫心術議論之偏而預為吾國

之慮亟聞宸衷求風厲一新之且曰仇隙既開將成黨

與至哉斯言蓋欲折木於萌芽而障隄於涓滴也然吾

有疑焉所惡於黨與者謂其各務立異以求勝也然事

難苟異亦難苟同今將絕其立異之私則必流為苟同之習異則一是一非猶有擇焉同則無是無非愈難執焉夫至理如圓鏡其不明者有以翳之也去其翳則明矣然則所以為至理之翳者非私乎但絕其私而毋較其異同庶幾與古聖賢之言合矣

張耳陳餘論

君子重信義而輕利害利害非可輕也蓋以信義為重則必以利害為輕事君處友同此道耳耳餘之起首從

欽定四庫全書

賈憲集
卷一

七

陳王既從陳王則終其身可也未幾怨其不大用已遂導武臣以自王於趙則耳為丞相餘為大將軍矣自是而後甘心於趙王可也邯鄲之變借曰無所措手亦何愛一死不以致臣節於王哉乃以一時之計僥倖免禍復相趙歇其相趙歇猶夫武臣也猶夫陳勝也利之所在雖一日而十易其主不以為怪豈但三乎觀二人初相結時號刎頸交自鉅鹿之後則若與之不共戴天矣趙王餘之君也耳餘之同列也鉅鹿之圍燕齊楚之救

兵至焉餘獨高卧而不恤可乎借使力弱而死於兵亦

當然者士君子之行事固不計成敗也此隙一開更相仇惡餘一解印綬耳遂從而收之耳一為常山王餘遂結田榮以襲之餘一為代王耳遂輔漢以擊死之大抵一迫於利害無所不至疇昔刎頸之言能復記否韓退之誌柳子厚墓云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訥訥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視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忍背負真若可信一但臨小利害僅如毛

欽定四庫全書

賈憲集
卷一

八

髮許反眼若不相識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吁其耳餘之謂歟雖然泚水之斬耳誠薄義究其源流則亦餘有以先之二子又不為無辨

韓信論

鷙鳥百不如一鴞高帝諸將固多其所與取天下者實一韓信耳大才不可小使漢之連敖都尉與楚之郎中相去幾何哉此蕭何之薦韓信非大將不止而信之見用於漢非大將不就也大凡料事在識處事在謀信之

識見於登壇與帝荅問之時而其謀見於請兵三萬人之日夫信嘗事羽事羽非不欲佐羽也顧羽非可佐者耳其言匹夫勇婦人仁怙威背約等事及高帝所以寬仁得人心之大略真如老吏鞠囚彼曲此直較然如日不待垓下之戰而勝負已判矣此信之所以捨楚歸漢也從信之策定三秦矣自高帝彭城置酒之驕而其事幾敗蓋是時欣翳已降楚而齊趙魏亦皆與楚和矣非信發兵與帝破楚京索而以身下諸國亦曰殆哉夫榮陽京索乃漢與羽相持之地而諸國之下專藉信力前輩謂韓信將兵惜不與項羽一戰不知信以不戰戰羽而帝以不用信夫欲拔大本不先去其枝葉則根本亦未易搖楚者根本諸國者枝葉也故信專為帝一意下諸國以孤羽之援而帝獨與羽相持於滎陽成臯以扼羽之衝然後羽可圖蓋非信無以下諸國有信而不使之下諸國帝雖與羽相持其氣索矣是信之所以有功於帝者正在於不與羽戰見得有區畫處未可以為

疑也然按史記帝紀垓下之戰信未嘗不與其云淮陰侯將三十萬皇帝在後淮陰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大敗垓下則信之在戰明矣其所以在戰不利者非必誠不利也信之兵用奇疑兵下魏拔幟下趙水囊下齊之類是也其所謂不利者安知其不陽敗陰誘而因以權破之哉是信未嘗不與羽戰也夫前此不與之戰而今與之戰何也曰已下諸國也諸國未下則一力於諸國而未暇及楚諸國既下則可以併力於楚矣要皆有深意也雖然信之智能謀天下而不能謀身又何歟帝之取天下雖不可一日無信亦不能一日不疑信惟其不可一日無故不能一日不疑也人謂帝之疑信始於齊王之封而終於固陵之會以予觀之奚特此時哉自其請兵三萬籌策了了帝見其處天下事若几上肉心雖喜之亦甚畏之矣一下魏代即收其精兵詣滎陽惟恐其兵之多此一疑也下趙燕則晨自稱漢使即其卧奪之印符惟恐其權之

固耳此二疑也至於請為假王而繼以真王之命則其疑遂成至於固陵不會則其疑遂深前二事帝猶能制信後二事則帝不能制信而反為信所制封齊割地之時帝之心已勃勃乎不可遏矣特勢未可耳故項羽一死即奪齊而與之楚變告一上即奪楚而侯之淮陰蓋將以奔走之馳逐之使不得一日無事以嬉當是時帝既疑信而信亦不堪其困雖欲不反不可得也雖欲不誅亦不可得也嗚呼信不反帝於羣雄角逐之時而反

欽定四庫全書

賈憲集

卷一

帝於天下既定之日壯關蒯通老從陳絺固可罪亦可哀矣向使帝也稍錄舊恩略鋤新忿推誠而復王之未至有末年無聊之舉也蓋惟疑之甚故去之亟信不去帝不得高枕而卧嘻其甚哉

欽定四庫全書

賈憲集卷二

宋 陳耆卿 撰

論下

酈食其論

論天下之事易識天下之勢難陳留教倉地要粟多蓋漢初緊切之處不先據此則本散而易潰酈食其力為帝言之就二者論則陳留為小而教倉為大入陳留所以謀秦據教倉所以謀楚秦易破故陳留之入不旋踵

欽定四庫全書

賈憲集

卷二

而至霸上楚難揺故教倉之守必至於屢歲而不決焉然當是時楚兵甚強漢勢尚弱漢之得以制楚而楚之猶有所忌於漢者教倉之力也不然則楚固得以氣喝力恐直擣其虛矣其後彭城之敗韓信既收兵來會則亟築甬道屬河以取教倉粟成皋之挑戰大司馬咎長史欣一自剄則復取成皋軍廣武取教倉食是知教倉漢之命一日無教倉則一日無漢高帝智不及此食其實有以發之下齊之策尤為雄偉其剖判楚漢曲直理

亦甚明宜田廣之俛首順聽然不免使韓信之襲齊而至於受烹者明於謀漢闇於謀已也夫信於是時虜魏豹下趙代斬陳餘降燕王威靈所加易於破竹所未下者獨齊爾蓋以其國大勢強謹之重之而未容輕發也食其一旦以片語下之已之所躊躇而不足者人乃神速而有餘則信亦無以取重於漢雖欲不罷齊蓋不可得食其亦惟知已之辯可以折齊而不知信之詐足以賣已是以就烹嗚呼先下齊者食其也後襲齊者信也使食其之言未入則齊之備固未懈而信之兵固未可向發蹤指示者烹而因人成事者王事之有幸不幸如此哉然則食其固可念而信亦可恥甚矣

陳平周勃王陵論

誅諸呂事是王陵者非平勃是平勃者復非王陵要皆一偏之見大凡人才固要相濟高帝遺命必欲以平助陵而又以平制勃則平勃之不可無陵猶陵之不可無平勃也夫明大義當有正論定大難當有沉幾諸呂之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
卷二

三

王高后未敢專決而以問三子其心猶有所忌也使三子者括囊陰拱無一語畧攻其非則是呂后忌三子而三子乃以無可忌示之一決藩籬封王者豈特四人而已故陵奮不顧身以爭之高皇帝之神靈皦如天日而呂后則竊者之夜行爾陵死不恨奪之相何足道哉然陵之術可用於陵而不可盡用於平勃夫樊噲之憾呂嬃之譖呂氏磨牙於平勃久矣特未有以發爾若又效王陵之爭則以舊却雜新忿寧免於誅縱不顯於此事誅豈不能旁撫他故以誅之邪夫二子誅不辭也為漢惜也或謂舉事計是非不計成敗使王陵以死爭平勃復以死爭呂氏一日尸三子於朝三子雖死而大義固已立天下之義士將四面並起而亡呂氏矣不知夫能死非難處死實難三子非不能死也顧其時未可爾蓋君子之死有以有益於國而死有以智力已竭無可奈何而死諸呂雖王猶有可圖漢氏雖危猶有可續未畫一計未施一術而俛首以死是適以激變稔禍爾安在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
卷二

三

其為能死哉借使呂后未誅三子而姑奪之權今日陵謝病免明日平謝病免又明日勃謝病免一人去位則以呂氏一人居之回環四顧盡在掌握漢之事去矣且陵爭諸呂之後退處十年自杜門不朝請之外有何巧哉若二子效之又可知矣然則王陵未可非而平勃亦未為不是也平勃雖均為誅諸呂而勃又與平不同平性狡詐故多避禍求全勃性剛直故多犯難不顧文帝錢穀之問平對勃不對王陵背約之問平對勃不對對者未優不對者未劣也蓋平未當難時善於自解有急則委之他人勃未當難時辯不如平有急則自任甚確辯不如平者少文也自任甚確者重厚也故誅諸呂時平嘗安徐勃嘗急迫平不入北軍而勃入北軍使北軍有變則勃先及矣平不諭謁者而勃諭謁者若不受則勃先及矣平專以難者遺勃而自處以易後來相位之遜雖欲不遜亦不可得也勃知己之位在平上者以功大爾豈知所以犯帝之忌而取捕逮之辱者亦以此哉然勃

亦有以自取之也遠權退勢出於已則善出於君上之迫促則已非矣陳丞相卒上復用勃為相亦以資歷功勞無以易勃故爾要亦有不得已焉者也十餘月而遣歸則本心見矣夫為丞相不自抽身而待其君之遣則已可哂矣為勃之計惟有深藏遠蹈而被甲以見守尉果何為者邪借使漢家欲戮一退休之相甲胡足以禦之然則勃非能反者特不學而愚爾使文帝諒其愚則自可以保其不反逮治之事何待薄太后提絮詰責而後止哉故嘗謂文帝平生寬厚惟誅薄昭逮周勃二事最忍然就二者較之薄昭罪已著則誅之猶有說周勃反未明則治之無名世謂文帝能保全周勃而宣帝不能保全霍光以是為優劣不知諸霍之炎真有危漢之理以勃之重厚無能而又已謝事就國氣象衰落自危不暇而何暇危漢使帝無捕治一事是真保全勃矣既捕治之則何保全之有哉惜也以帝之寬厚而猶少恩若是也

樊噲論

漢初勇士無如噲噲之勇無大於持盾入楚營及排闥入禁中之事戰伐不足道也然持盾事足以脫帝之難而重帝之信排闥事雖足以解帝之惑而亦足以招帝之疑譬如家有悍僕以之禦侮他人則可若主有過直入其帷而諫之縱曰朴忠其主亦已畏之矣高帝笑而起其中以為如何哉此固疾時之譖所由入也然則帝之欲殺噲其豪壯強直自可忌爾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
卷二

六

盧綰論

人主之報舊恩當厚以賜予不當假以封爵綰之與帝不過曰生同日居同里及壯而學書相愛爾初非有運籌帷幄之助攻城野戰之勇也以信越之徒勳績如許僅得一王封而猶關鑰隄防若寇盜綰獨何為而王綰王則凡帝布衣之交其可王者多矣白馬之盟曰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夫不可以無功而侯況可以無功王乎高祖善於律後人而不善於律其身異時四呂之

王安知其不以其藉口也

周亞夫申屠嘉論

讀周亞夫傳見文帝所以重將之權讀申屠嘉傳見文帝所以重相之權將相之尊次天子將相不重則天子亦輕此投鼠忌器之說也夫以堂堂天子之尊一入軍門而使之按轡徐行無異臣僕寵一私昵誰敢與君抗而摧拉困挫瀕於死而後釋之人皆以為二子之難蓋不知文帝之所以為難爾有文帝則足以容二子無文帝則二子雖欲為二子而不能夫文帝非不能自尊而卑將相也顧其所以尊將相者乃所以尊已也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夫惟其謙故有尊而光之理惟其卑故有不可踰之理世謂文帝之治尚寬不知其振舉朝綱尊強國體精采凜然銷姦禱惡蓋有合於乾德之剛而非懈怠縱弛以為寬者也景帝見識不明故疑心一開大臣不得展手伸足文帝任亞夫則景帝殺亞夫文帝任嘉則景帝亦殺嘉二子在文帝時如在天池在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
卷二

七

景帝時如在樊罟非二子前後相反時使然也景帝之待二子誠失矣而二子亦有以致之大凡氣強無學慮直少謀未必不為身患宰相職業以格心為主不以矯激亢訐為功以景帝之忌刻二子無以化導融液之而與力爭於事為之末則亦宜其扞格而不終也況夫取箸之傲未免以私情而虧公禮悔不先斬錯之說又未免以小忿而忘大敬嗚呼已伸者難屈已亢者難下景帝之不能容亦文帝之能容有以致之耳蓋惟二子得

容於文帝而遂以其事文帝者事景帝其氣益張不可收斂則其死宜矣觀此不獨見文景二君體貌大臣之輕重而亞夫嘉之相業可以夷考矣

劉向論

劉向學術未醇而心事甚正其學見於事宣帝其心見於事元成夫神僊黃金乃秦皇漢武之所以亂亡者向以通達能文應名儒俊材之選召見之初疑有正論裨益而所獻者淮南鴻寶秘書及鄒衍重道延命方而已

名儒俊才果如是乎推是以往則所謂講論五經者亦糠粃土苴爾雖然不遇疾風無以知勁草不遇恭顯王鳳無以知劉向漢家宗室固多其朴實為漢者特一向爾惜乎其無沉幾深略也何者去小人之法不在淺躁方望之堪向等同心輔政其力强其年富可以有為矣是時恭顯所以疑數子者亦未甚也使有沉幾深略以圖之未必無成奈何未白語泄先受下獄免官之禍其啓恭顯之疑一也後上感悟賜望之爵關內侯而徵堪

向欲以為諫大夫事體方有可回之漸正宜緩以待之奈何使外親上變事復以此敗其啓恭顯之疑二也二疑之餘更相仇敵向等之忿恭顯日力而恭顯之防向等日深觀向之所以攻恭顯者專以災異而恭顯之所攻堪猛者亦以災異地動殆為恭顯此向攻恭顯之言也以夏寒日青無光為堪猛用事之咎此恭攻堪猛之言也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指正人為邪正不勝邪則向等不能害恭顯而反為恭顯所害望之死於獄則

失一援矣堪死於瘠則失二援矣蓋望之堪尚存向猶得振連以成事望之堪既死則向雖獨抱忠腸悵悵然何所依哉探本窮源則實向等始焉之輕發有以召之也或曰向之攻王鳳非有所謂語泄之過與外親上變事之非也胡為向之計終不行而鳳之姦終不去曰不然恭顯雖擅權未至如王氏之盛而向之攻王氏又無望之堪猛之助也恭顯之姦本亦可去向不能審其所以去王鳳之姦既難於去向亦終不可得而去此理之必然者也大抵去姦之事出於上則易出於下則難以元成之蔽於恭顯王鳳如彼其極向等欲以口伐代斧鉞難哉鳳之用事既甚於恭顯而成帝之孱弱復甚於元帝熟復向傳觀元帝因地震感悟下詔賜望之爵關內侯徵堪向欲以為諫大夫是猶能侯望之而徵堪向也望之自殺天子甚悼恨之乃擢堪為光祿勳堪弟子猛光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是猶能擢堪猛而大信任之也因楊興諸葛豐之言左遷堪猛暨廟災日蝕乃

召諸前言日變在堪猛者責問是猶能察諸臣之非而責問之也責問之後徵堪詣行在所拜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猛復為大中大夫給事中是猶能再徵而以為光祿大夫大中大夫也特帝知之之心不勝於恭顯讒之之口遂以不終至於成帝則異是矣向奏洪範五行傳論則曰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其上諫延陵䟽則曰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計其奏新序說苑及上䟽陳法戒則曰上雖不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嘆之至於上封事極言王氏則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夫曰休者其真情曰思者其矯辭也縱帝能思與不思一爾嗚呼唐德宗不以盧杞為姦邪而以姜公輔為賣直德宗之愚惑未足責也成帝知恭顯之為專擅而惡之矣知向等之為精忠而喜之矣乃齟齬牽制略不得一引手何哉譬如家有幼主而強奴悍婢操竊其權主固知其受制有至親良友告以驅除之說亦已覺其言之善而乃因循苟且